

# 祝新運從童星到導演

## 精彩人生

祝新運在《閃閃的紅星》中飾演潘冬子一角，出色地刻畫了潘冬子機智勇敢，大膽果斷，嫉惡如仇的性格特色，成功地表現了一個山娃子成長為一名紅軍戰士的經歷，12歲的祝新運因該片一舉成名，成為享譽中國影壇的著名童星。

祝新運在拍完《閃閃的紅星》後就進入了八一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成為團裡最小的演員。他先後參加拍攝了《薩里瑪珂》、《贛水蒼茫》、《十天》等影片，飾演了一個個真實自然、活潑可愛的少年兒童形象。

1980年祝新運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戲劇系。經過四年的系統學習，他的演技得到提高，思想進一步成熟。大學畢業後他回到八一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當演員。1986年，他在影片《顫動的金翅》中初次飾演成人角色，塑造了一位樂觀向上的當代青年天保的形象，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1987年，在影片《閃電行動》中飾演純樸善良、聰明勇敢的戰士林小亮，表演生動真實，獲得好評。1988年，在影片《黑臉女婿》中飾演一個聰明伶俐，頗有喜劇色彩的農村青年，表演上又有新的追求。

除參加影片的拍攝外，他還參加多部電視劇的拍攝，如在大型室內劇《明天不是夢》中飾演主要角色。另外，他還涉足導演工作，由他擔任副導演的影片《彈道無痕》曾在電影界引起強烈反響。

## 處女作影響最大

祝新運雖然拍攝了不少電影作品，但要說影響最大的還是他兒時拍攝的處女作《閃閃的紅星》。

1973年，「樣板戲」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無論是普通觀眾還是創作人員都對「樣板戲」產生厭倦心理，因為群眾的要求和電影工作者的擁護，停頓了7年之久的故事片創作逐漸恢復起來。拍攝故事片是當時不少電影廠和電影導演頗為興奮的事情，因為較之拍「樣板戲」的「不走樣」，故事片的創作自由度大了很多。

1961年作家李心田出版的《兩個小八路》很受孩子們歡迎，三年後又寫了《戰鬥的童年》。故事講述江西根據地的一位紅軍戰士，長征時給家中留了一頂帽子，帽子裡有他的名字，帽子上有一顆紅星，後來這位紅軍戰士的兒子拿着帽子找到了他的父親。李心田的作品在197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恢復出版工作後出版，更名為



祝新運在電影《贛十出擊》演男主角

《閃閃的紅星》。小說流傳開來，八一電影製片廠便把它改編成電影。

《閃閃的紅星》拍攝於1974年，與另一部經典兒童影片《小兵張嘎》的拍攝時間相隔11年，比較起60年代故事片的創作空氣，《閃閃的紅星》的拍攝是在「文革」時期，這部彩色兒童影片對於八一廠，對於整個攝製組來說都更像一項政治任務。當年的電影界很流行的一個口號是「上不上是個立場問題，拍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水平低、功力不夠都可以諒解，但是政治立場卻一定要站穩、站高。

## 潘冬子百裡挑一

一部兒童電影的成敗，小演員的表演成功與否是最為重要的因素。當年北影廠拍攝《小兵張嘎》時，選擇「嘎子」一角就讓導演傷透了腦筋。但是《閃閃的紅星》情況有很大不同，孩子身上調皮和搗蛋的性格不可能在「文革」時期緊張的氛圍下重現，而十分幸運的一點是，「潘冬子」濃眉大眼、胖胖臉蛋的可愛形象實在給觀眾留下很深的印象。

副導演師璋由導演李俊安排負責挑選和指導小演員的工作，師璋在五十年代就活躍在影壇，出演過《不夜城》、《秘密圖紙》等影片，這次選「潘冬子」由於劇本已經定位成塑造小英雄，並按照「三突出」的原則全片幾乎所有情節都要圍繞他展開，小演員成為矛盾與劇情的中心，這給選角帶來很大的壓力。

師璋與幾位副導演在北京市內的一些小學看了一百多個孩子，但一無所獲。正巧當時趕上勞動節各校文



祝新運如今是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

藝活動匯演，年僅9歲的三年級學生祝新運在學校演出讓電視台看中，在電視裡播放時引起攝製組注意——這個孩子給人的感覺從形象和氣質上都非尋常劇情中的「潘冬子」，總導演李俊更是當即拍板，就是他了！

對於一個剛剛9歲的孩子來說，離開父母身邊跟隨一批不熟悉的成人跑到很遠的地方拍電影的確是一件很害怕的事情。而拍兒童影片最難的也是引導小演員進入規定情景，讓孩子們相信劇中的故事是真實的，才可能投入其中。但是一進入拍攝現場，祝新運卻總入不了戲。在拍冬子媽被胡漢三率領的白狗子還鄉團燒死在草房中的重頭戲時，要求潘冬子望着熊熊烈火，流着眼淚阻止試圖衝進去救媽媽的鄉親們。師璋啟發他：因為這場戲他成了沒爹沒媽的孤兒，剩下一個人怎麼辦？說到傷心處，師璋不禁哽咽起來，沒想到9歲的祝新運卻覺得挺好玩，一下子笑出聲來，全場頓時嘩然。散場後導演李俊十分嚴肅地訓了小家伙一頓，自那以後，祝新運再也不敢走神了。

## 報酬是一本影集

少年得志的祝新運因為《閃閃的紅星》一舉成名，雖然當時得到的「報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寫著：「祝新運同志留念，八一電影製片廠《閃閃的紅星》攝製組贈，1975年9月11日」，但是「無形資產」卻是無法用錢來衡量的，這就是家喻戶曉的知名度。

那時祝新運最大的願望就是當解放軍，後來他果然考進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後進入了八一電影製片廠，從場記做起，到副導演再到導演。面對過去的輝煌，祝新運說：「人們對於潘冬子，忘掉也好，不忘掉也好，我覺得都是我的幸運。」或許所有的童星在走過少年、走過青年時代後都會有相似的困惑，正如祝新運所說：「當你再朝你的人生道路上往下走的時候，就有了一種束縛，就是這種東西，成了制約自己發展的障礙。」

《閃閃的紅星》曾在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獎」評獎活動中獲二等獎。

片中插曲《紅星照我去戰鬥》，抒情舒展，優美動聽。「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唱出了革命戰士熱愛祖國大好河山的深切情懷；《紅星歌》則運用進行曲的表現手法，展現了革命隊伍勇往直前，不可阻擋的豪邁氣勢，成為不可多得的經典插曲。

摘自「歌壇情88的博客」

## 為人執事



郭沫若

## 抗戰夫人于立群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郭沫若得到蔣介石的允許，回國參加抗戰。郭沫若隻身回到上海後，馬上參與到抗日宣傳工作中來。他與夏衍、阿英等人創辦《救亡日報》，還組織戰地服務團，動員文藝界人士參與宣傳鼓動和慰問工作。就在這項工作中郭沫若認識了青年演員黎明健。

郭沫若與黎明健第一次見面就覺得似曾相識，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仔細一問，原來黎明健本名叫于立群，她的姐姐于立忱，就是郭沫若在日本時過從甚密的朋友。這一下子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尤其當郭沫若從于立群手中接過于立忱思念自己的詩稿時，忍不住雙手顫抖，激動不已。此後，郭沫若對於于立群呵護有加，關懷備至。而于立群對這位姐姐的摯友，更是敬重與愛戴。

上海失陷後，于立群想到延安讀書，郭沫若勸告她取道香港到武漢，再由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協助到延安。於是于立群就與林林、郁風等人結伴到了香港。第二天郭沫若也從上海到了香港。為了宣傳抗日，團結進步力量，郭沫若經過反覆思考，決定到廣州恢復出版《救亡日報》，並邀請于立群參與此項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他們的感情日漸加深，已經到了難離難捨的地步。1938年1月，郭沫若帶着于立群回到廣州，住在新亞酒樓，開始了同居生活。

1938年12月，郭沫若領導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遷駐重慶，郭沫若和于立群也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1939年元旦，郭沫若與于立群舉行了隆重的婚禮。于立群被稱為郭沫若的「抗戰夫人」。

## 紅顏知己安琳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身為宣傳委員會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隨軍南下，有一天行進到廣東汕頭附近時，實在太累了，就想坐下休息一會兒。這時，他身邊一個穿着藍軍裝的女戰士，就衝着他低聲地唱起了《國際歌》。郭沫若打趣地指着她說：「你呀，你呀，真調皮！」

這個調皮的戰士就是安琳，本名彭濟蘭，安徽蕪湖人。她父母都曾留學日本，她本人也通曉日語。1926年郭沫若在廣東中山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時，安琳正在中大文學院讀書。她非常崇拜郭沫若的才華，也很喜歡聽他的講課。北伐開始時，「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唱出了革命戰士熱愛祖國大好河山的深切情懷；《紅星歌》則運用進行曲的表現手法，展現了革命隊伍勇往直前，不可阻擋的豪邁氣勢，成為不可多得的經典插曲。

途中，郭沫若患了痢疾，安琳到處為他尋醫問藥，為他熬藥服用，照顧得無微不至，郭沫若非常感動。南下途中，他們歷經艱險，相互攙扶，同舟共濟，使得他們的感情融會在一起，成為患難中的知己。在汕頭附近的鹽寮寮，郭沫若一行遭到土匪圍攻，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得以脫險。在休整和等待船隻期間，郭沫若與安琳在一個小樓裡生活了十天。後來他們搭上一艘貨輪到了香港。他們在香港又共同生活了一段時日，於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帶着安琳回到上海，安排她在內山書店的樓上住了十幾天。當時安娜也帶着孩子住在內山書店附近。

當時，郭沫若受到國民黨的通緝，本想到蘇聯去，可是因為患病，誤了輪船，只好到日本去躲避一時。1928年2月郭沫若全家離開上海前，幾位朋友為他們餞行，安琳也出席了。席間，安琳和郭沫若都顯得非常拘束，安琳似乎有很多話要對郭沫若說，可是安娜在場，無法表白，只是不斷地向他投以含情脈脈的目光。安娜敏感地意識到郭沫若與安琳的關係不正常，晚上臨睡前就問他：「你和安琳女士什麼關係？」郭沫若告訴她，安琳是他的學生，都是北伐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的。在南下撤退途中，他患病時安琳給予他悉心的照顧，也和他經歷了很多風險。安娜又問道：「你愛她嗎？」郭沫若毫不隱諱地說：「我們是同志，又同過患難。自然是有感情的。」安娜看了一眼身邊睡着的幾個兒女，說：「要不是有這些兒女拖累，我會讓你如願的。」到了日本之後，郭沫若與安琳這位紅顏知己失去了聯繫。

摘自趙聯 王一心《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 讀書苦樂

楊絳

## 散文欣賞

讀書鑽研學問，當然得下苦工夫。為應付考試、為寫論文、為求學位，大概都得苦讀。陶淵明好讀書。如果他生於當今之世，要去考大學，或考研究院，或考什麼「托福兒」，難免會有些困難吧？我只愁他政治經濟學不能及格呢，這還不是因為他「不求甚解」。

我會揆過幾下「棍子」，說我讀書「追求精神享受」。我當時只好低頭認罪。我也承認自己確實不是苦讀。不過，「樂在其中」並不等於追求享受。這話可為知者言，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覺得讀書好比串門兒——「隱身」的串門兒。要參見欽佩的老師或拜謁有名的學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見，也不怕攪擾主人。翻開書面就闖進大門，翻過幾頁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經常去，時刻去，如果不得要領，還可以不辭而別，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對質。不問我們要拜見的主人住在國內國外，不問他屬於現代古代，不問他什麼專業，不問他講正經大道理或聊天說笑，都可以挨近前去聽個足夠。我們可以恭恭敬敬旁聽孔門弟子追述夫子遺言，也不妨淘氣地笑

問「言必稱『亦曰仁義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們同一個時代，會不會是一位馬列主義老先生呀？我們可以在蘇格拉底臨刑前守在他身邊，聽他和一位朋友談話；也可以對斯多葛派伊匹克梯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懷疑。我們可以傾聽朝朝列代的遺聞逸事，也可以領教當代最奧妙的創新理論或有意驚人的故作高論。反正話不投機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場，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門——就是說，拍地合上書面——誰也不會嗔怪。這是書以外的世界裡難得的自由！

壺公懸掛的一把壺裡，別有天地日月。每一本書——不論小說、戲劇、傳記、遊記、日記，以至散文詩詞，都別有天地，別有日月星辰，而且還有生存其間的人物。我們很不必巴巴地趕赴某地，花錢買門票去看些仿造的贗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開一頁書，走入真境，遇見真人，就可以親親切切地觀賞一番。

說什麼「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們連腳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見，而且頃刻可到。儘管古人把書說成「浩如煙海」，書的世界卻真正的「天涯若比鄰」，這話絕不是唯心的比擬。世界再大也沒有

阻隔。佛說「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極了。書的境地呢，「現在界」還加上「過去界」，也帶上「未來界」，實在是包羅萬象，貫通三界。而我們卻可以足不出戶，在這裡隨意問學，隨時拜師求教。誰說讀書人目光短淺，不通人情，不關心世事呢！這裡可得到豐富的經歷，可認識各時各地、多種多樣的人。經常在書裡「串門兒」，至少也可以脫去幾分愚昧，多長幾個心眼兒吧？我們看到道貌岸然、滿口豪言壯語的大人先生，不必氣餒膽怯，因為他們本人家裡儘管沒開放門戶，沒讓人闖入，他們的親友家我們總到過，自會認識他們虛架子後面的真嘴臉。一次我乘汽車馳過巴黎塞納河上宏偉的大橋，我看到了棲息在大橋底下那群揀垃圾為生、蓋報紙取暖的窮苦人。不是我眼晴能拐彎兒，只因為我曾到那個地帶去串過門兒啊。

可惜我們「串門」時「隱」而猶存的「身」，畢竟只是凡胎俗骨。我們沒有如來佛的慧眼，把人世間幾千年積累的智慧一覽無餘，只好時刻記住莊子「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名言。我們只是朝生暮死的蟲豸（還不是孫大圣毫毛變成的蟲兒），鑽入書中世界，這邊爬爬，那邊停停，有時遇到心儀的人，聽到愜意的話，或者對心上懸掛的問題偶有所得，就好比開了心竅，樂以忘言。這個「樂」和「追求享受」該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 剪紙藝術郵票

懷舊堂主

## 郵手好閒



「剪紙」郵票於1959年1月1日發行，一套四枚，編號「特30」。剪紙藝術，中國人之國粹

也。一把小剪刀左右旋轉，惟肖惟妙的身影便躍然紙上。剪紙藝術，源遠流長。

現存最古老的剪紙，是距今1500多年前南北朝時期的「對馬團花」剪紙——「對馬」和「對猴」。

剪紙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則首推揚州。早在盛唐時期，揚州便有剪紙藝人，靠剪紙工藝維生。迄今最貴的剪紙，要數廣東佛山創製的剪紙屏風「小鳥天堂」。每件「屏風」的價格，為人民幣3500元。

圖中的剪紙郵票圖案為：駱駝（左上）、石榴（右上）、公雞（左下）和戲劇人物。畫面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頗具神似之功。

## 清明節掃墓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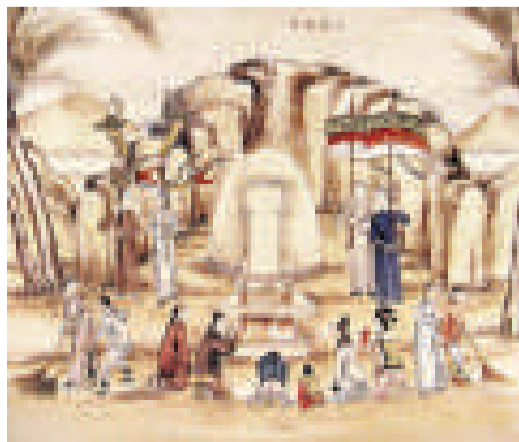
## 華夏風情

清明既是節氣又是節日。清明是我國農曆24個節氣的第5個節氣。為什麼又是節日呢？這要追溯到古代的「寒食節」。寒食節是每年冬至後的第105天，恰在清明的前一天，舊時民間每逢「寒食節」，家家戶戶不舉火煮飯，只吃冷食。第二天是清明，人們上墳燒紙，修墓添土，以表示對亡者的懷念。這些風俗是春秋時流傳下來的。

相傳，春秋戰國時期，晉獻公的兒子重耳為躲避後母驪姬的迫害，由介子推等大員陪同逃亡國外，他們逃到魏國時吃不上飯，又貧病交加，在絕望之時，介子推忍痛割下自己腿上的肉，謊說是野兔肉煮給重耳吃。後來有人告訴了實情，重耳才知道。19年後，重耳回國，做了晉國的國君即晉文公。他論功行賞，大封功臣，卻惟獨忘

了對他忠貞不二的介子推。

待人提醒，重耳想起舊事，派人去請時，介子推避而不見。晉文公親自登門去請，方知介子推已背了老母親躲進了綿山，於是派人上山搜尋也未找到。晉文公知道介子推很孝順，要是縱火燒山，他準會背着老母親跑下山來。可是，大火燒了三天三夜，介子推母子倆也沒出來，後來在一株枯柳旁發現介子推母子已被大火燒死了，介子推的脊樑堵着大柳樹樹洞，洞內藏着他留下的一塊衣襟，上面用鮮血寫着一首詩：「割肉奉君盡丹心，但願主公常清明。柳下做鬼終不見，強似伴君做諫臣。倘若主公心有我，憶我亡時常自省。臣在九泉心無愧，勤政清明復清明。」晉文公看後十分感動，放聲痛哭，將他母子二人安葬在綿山，改綿山為介山，並建廟紀念。為了銘記介子推，晉文公下令把介子推被燒死的那天定為「寒食節」，每年這一天嚴禁煙火，只吃冷食。



古畫《清明祭祖掃墓圖》

第三年「寒食節」，晉文公率群臣到介山祭祀介子推，發現那株枯柳死而復活，便給那株柳樹賜名「清明柳」，規定從寒食到清明，人們都要祭奠介子推。

以後漸將寒食節與清明相混淆，將寒食掃墓混為清明掃墓，清明逐漸代替了「寒食節」。

摘自《大眾科技報》作者韓幸幸